

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
 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
 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夫定物物之定理也
 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實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
 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
 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實實之
 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
 者也故曰實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
 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
 彼字故曰始有彼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
 天曰照曰樞曰彼難可解之知之亦似不
 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為可知可解也惟其
 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
 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
 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
 揚推乎闕不亦問是已莫感然為以不感解

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
 以為有崖際不可也以為無崖際亦不可
 也頡頏頡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
 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
 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
 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
 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
 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推提撥發揚而
 論之也闕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
 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莫感然為以此
 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
 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
 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
 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
 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
 內篇何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肅 齋 林 希 選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曰冬則獨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陳者假衣於春賜者
 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代父子之宜彼
 其手歸居而一間其所死其於外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

王未用而歸也此子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賜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執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祿而能下士化尊為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

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王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遠如是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之理而窮盡周偏精粗合一之妙所以掩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拙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故曰以天為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字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知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喻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歸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嘗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緜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

沉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省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詢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誣其舍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詢若有心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為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為為也天無為也非惟無有為之迹亦併與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

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也萬行俱備而不著於其一故曰所行之備而不誣齊物曰以言其老誣也誣者泥著而陷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求而自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固湯之無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為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故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言湯無為而尹有為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為之名也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剝也言此名之在世間是剝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特而孔子又慕之蓋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謙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拔其背折其春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螞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螞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螞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鳴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螞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螞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惘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嗚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吹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蓋謂有道者之前雖

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穠穠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僕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僕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膏梁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
 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穠穠紛紛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理於民自隱
 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
 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
 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為市南宜
 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
 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僕人多言之人
 也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

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
 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子為耒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擾之其禾繁以
 滋子終年厭殄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以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為性莖莖葦葦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澀膏
 是也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釋
 說實做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殄飽
 食也以眾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
 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
 猶莖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
 其昏欲之長如葦葦之始萌充滿其自言
 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
 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

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摧拔也始者真
 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
 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並
 漬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
 漬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
 內熱澀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
 世人之縱情欲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
 身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專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暴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箇子
 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
 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手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
 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
 手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
 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

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
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
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
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
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
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
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
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一
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
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
者言後世也匿為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
不知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
為者為罪重為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
不計人之行程也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土之人其所出政
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傷乎強其
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
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
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
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
易明亦文法也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誅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
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為是耶此一則話
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知
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
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
通古今做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與而
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
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發伯常騫豨羊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發曰是
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淫而
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其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
公也豨羊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
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
當其惡也大發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
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
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搏幣者執其贊見

之帶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拂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發與伯常賽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為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併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然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

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為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為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為異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為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也積而為山合而為水亦此意也合併而為公合萬物之異以為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為功也猶言非相為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馬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為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為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為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

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沈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為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爾形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之為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為類者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

辨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焉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

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李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李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

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圖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慮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遠

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速也理不可觀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宜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

非甚速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 若以為或之使若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為無累乎本始也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徃者無窮矣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為

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

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之大

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不足以載非言非

○ 默議有所極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然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然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

○ 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